

《亚洲周刊》
全球十大中文小说

《中国作家》
剑门关文学奖

腾讯文化
华文好书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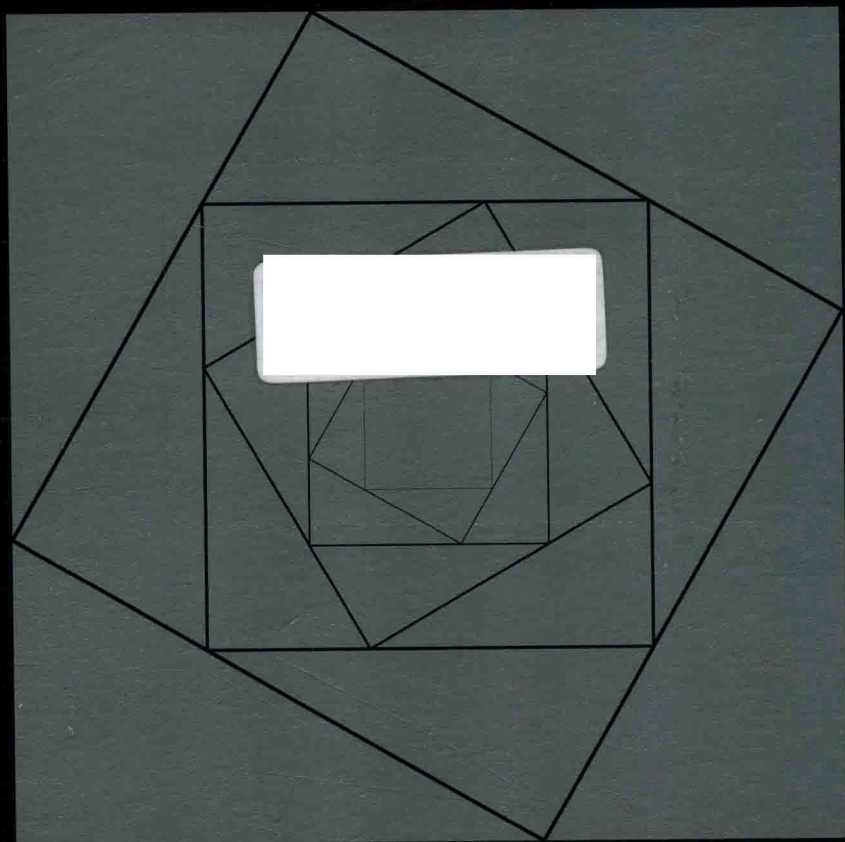
茅盾文学奖
决选入围作品

修订版

N A M E O F T H E N U N

藏盡無

庞贝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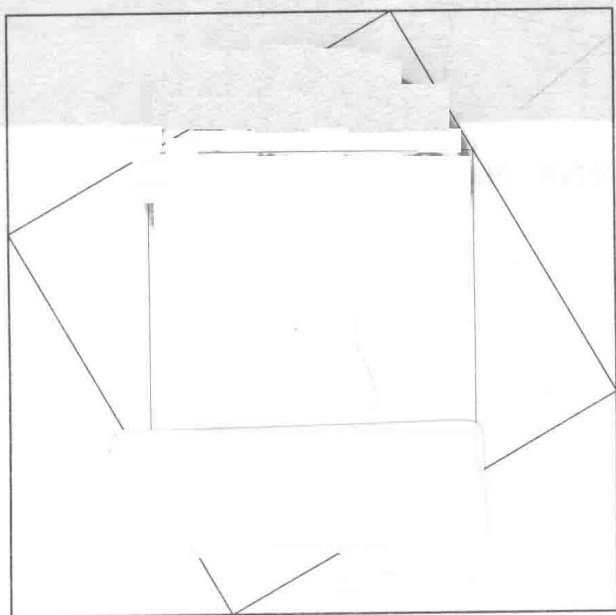
漓江出版社

修订版

藏畫無

NAME OF THE
NUN

庞贝 著



漓江出版社
桂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无尽藏(修订版)/庞贝 著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 2017.3

ISBN 978-7-5407-7959-7

I. ①无… II. ①庞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79855 号

出版统筹:吴晓妮

策 划:周向荣

责任编辑:吕解颐

封面设计:左奎星

内文排版:姜政宏

出版人:刘迪才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2

网址: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021-55089658-8020

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(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晶华大道 2306 号 邮政编码:253000)

开本:960mm×690mm 1/16

印张:19.5 字数:225 千字

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39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。

(电话:0534-2671218)

無盡藏

目次

今版卮言 / 1

卷一 史虛白 / 15

卷二 朱紫薇 / 43

卷三 秦蒨兰 / 77

卷四 樊若水 / 113

卷五 大司徒 / 133

卷六 小長老 / 163

卷七 耿炼师 / 189

卷八 李后主 / 253

卷九 (散佚) / 303

明刻版跋 / 305

無盡藏

今版卮言

我们知道一些事情正在发生,但却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。他们说世界末日纯属无稽之谈,太阳照样升起,地球运转如常,该让那些玛雅人见鬼去。我们深知这个世界不再有奇迹,我们都厌恶那些末日的预言。我们不再年轻,对于事不关己的事情,我们不再上心,即便是一个老同学的死。这一刻酒色上脸,我们在虚浮的背景音乐中碰杯,也在暧昧的言辞中调笑。我们在这场时间游戏中一路打拼,而今都算有了社会精英的感觉。

“风情渐老见春羞,到处芳魂感旧游。多谢长条似相识,强垂烟穗拂人头。”我在酒意微醺中望着这些衣饰体面的男女,忽然想到一千年前的这诗句。这原是那位末世君主送给一位宫女的扇诗,此刻这诗句忽然冒出来,其实是我那位死去的老同学有关。

最后一瓶雪利已开启,服务生静静地为我们斟酒。这包房立时便陷入一种微妙的静默。老同学聚会往往是这样,在种种关于昔日好时光的老套回忆之后,在种种明里暗里的显摆之后,这最后的一刻总是别有一种滋味。我们默默地品尝着这滋味,这静默中便需要有一位收场者。我们当中有司局长,有房地产老总,也有博导和名流(在此我不得不按照这官商学的惯例排序),总的来说,我们都算是这个时代的成功者。匆匆而来,又将匆匆作别,各怀心事而又互相探询,我们在这场欢聚中巧妙地回避了那个死亡的话

题,我们自然也会将其回避到最后一刻。这是成功者的聚会,我们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起自己的脂肪肝和高血糖,我们理应回避所有扫兴的事儿。

此刻的确轮不到我说话,但我毕竟也是一个正处级的副社长。多年前我成功地改行做了一个文化人,我们天体物理班的人当然也各有各的改变,此时此刻,虽有酒劲上头,我却也没糊涂到跟他们谈论出书之类的活计,是因前边有位高人已断言,现今百分之九十九的书都是垃圾。

我们是在这名为“盛世皇庭”的豪华酒店聚会,我们理应回避与垃圾相关的不雅话题,其实我也基本认可她的论断。此刻我已感到闷得慌,我必须站起来说话了。

“诸位!不好意思!本人专业荒废已久,但对天体物理也还是有点老感情。方才大家说到陨石坠落俄罗斯逾千人受伤,这当然不是世界末日,我们大可一笑了之,也不必理会霍金先生那些逃离地球的危言。霍金说地球人类难以再活一千年,而我想说的却是一千年前的事件。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景德三年的‘景星高照’,就是那颗‘周伯星’,那是人类记录最早的一颗超新星。今天我们依然能找到它爆发时弥散的硝烟,那是来自一千年前的光波和电波……在下真正想说的是,这颗星其实与在座各位有关联。这不仅是因为我们过去的专业——对不起,也是在座教授们目前的专业,也是因为这颗星与我们的那位老同学有关。请大家记住小林,我们刚刚失去的兄弟。我要说的是,他的家族有一册流传千年的古书,可以说是稀世孤本,那书上竟也有这颗‘周伯星’的记载!我要说的其实不是这颗星,而是这位消失多年的小兄弟……”

他们都笑吟吟地睁着怪眼看我。他们蹙眉摇头,继而便是木然和沉默。我并非是要为已故同学的遗属募捐,我只是要让他们

记住这样一个昔日同窗的存在。即便不提及这千年不灭的星光，即便只为追念一位老同学，他们难道就不该有所表示吗？

我望着这些气色滋润的嘴脸，又望着那盘中的蒸鱼，那鱼的眼睛白而且硬，张着嘴，像是要吃人。我从头皮直冷到脚跟，又扭头望着落地长窗上的雨点，我在那玻璃上看见一些奇怪的嘴脸：冷血者的嘴脸，失忆者的嘴脸，自闭症患者的嘴脸。

“好！千年古书，稀世孤本，没准能卖一个亿！”那最有身份的同学起身举杯，却是面向众人，“景星高照！部里还有个会，先走一步，各位明年再见了！”

“我们也该走了，北京的同学随时见啊！”

“撤！多联系哈！吉星高照！”

一千年的光阴足以使江河改道，足以使物种灭绝，至于万物之灵长的人类，虽有科技之昌明，却是未必有多少长进。当我对他们说出那番话的时候，我就意识到自己已是自绝于那个群体了。

我也在其中混了好多年。我在那碰杯的瞬间听到一种破碎声，那是一种决绝和破裂。

就在那个时刻，在那个世界破碎的瞬间，我看到了生活的另一面。

我再也不会将未熄的烟头扔进花盆，我不愿烫伤一只活着的蚂蚁，我也不愿烫伤那花土上的小草。那些蚂蚁和小草是我们命运的一部分。

命运的偶然，我的怠慢和冷血导致了那位老同学的死。我要

向这个世界证实他的存在。我确信这是一种真实的存在,而我的余生也将因此而获得些许意义。

那条暗夜中的河流,那顺流而下的肉身,流血的尸身,那些漂散在水上的纸页……

七七四十九天过去了,我依然不敢想象那个雨夜的真实情景。

那真实的声音是半年前传来的。那是一个照例要出席的饭局,那无聊的饭局中忽然有电话响起。那是老同学小林的来电。小林是北京同学圈中绝少提起的人。二十四年前他离京去外地谋生,自此之后便鲜有音讯。有人说是时间和空间拉开了人的距离,我说其实是处境。我们这个层面的人早已有共识,那些混得不好的同学迟早会自动消失。小林十五岁入大学,他曾是我们天体班最小的同学。毕业没几年,他就丢了铁饭碗。早年间也还有些他的消息,最初他是在南方老家的小城中学代课,后来又辞职收养了一群流浪狗。至于辞职后的生活来源,倒也远比我们想象的简单。那时的城郊尚有大片的树林,树林中有废弃的小木屋。那小木屋就成了他的栖身处。小林为孩子们辅导物理和英语,做家教的收入倒也不比在学校代课少,据说有时他也接些翻译技术资料的活儿。那木屋和树林就是孩子们的教室,据说那木屋周边也有他自己开辟的菜园,据说他还亲手栽了一棵苹果树。

凶讯传来之后,我也曾试图拼出一幅有关这位老同学的生活图景,而我凭借的只是这有限的传闻。那是一种梭罗式的隐居吗?那是一个柏拉图式的学园吗?那木屋上会有一架天文望远镜吗?

一幅模糊的拼图,这图景中大部分是空白。这图景中的人物仿佛只是一个幻影。

八十年代最后那个深秋见面后,我们就几乎不再有联络。电话中的声音陌生而熟悉,不再是那个二十三岁的年轻的声音,但确是小林的声音。

电话这端的我自然也不是过去的我了。我早已习惯了势利的交游,就在听出他声音的那一瞬间,我就确定了自己说话的语气,这倒不是因为我们之间有二十多年的时间距离,说实话,那时我感到的是庙堂与江湖的距离。我正在与京城一班有头脸的人物喝酒,而电话那端却传来一阵阵狗吠声。

小林说他本家的族长弃世前留给他一本书,那原本是族谱中秘藏的一册。小林是福建建阳人,那部《建阳林氏宗谱》显示,小林家族的始祖是南唐名将林仁肇,而他正是林仁肇的第三十三代传人。小林说,他已请国家图书馆古籍部的权威专家作过鉴定,专家们一致确认那册古书是明刻版的“麻沙本”。小林说那册名为《无尽藏》的奇书有数万字的古文,他用半年时间将其直译成了现代白话文。他特别强调是“直译”,说是作为后人他不敢妄加增饰,因为那可以说是一部“信史”。

现在追记半年前的这第一次通话,其实是基于我这一个多月来的研究。而在与他通话时,我甚至都没听懂“麻沙本”这个词。其实与他通话时我已隐隐有些不快了。我们出版社是国家一级出版社,我早已习惯了那些求我出书者的孙子样,而小林却是一副坦然自信的语气,通话中省略了必要的谦恭,甚至还为我的无知开了一句玩笑。好在这些年我已修炼得很有些涵养,即便我不想再听他啰唆,也还是客气地说不妨寄来稿子看看。可怜的小兄弟,他竟然没听出我的怠慢和冷漠!我也懒得问他,既然请国图的专家鉴

定过,想必他是带着原书来过北京,那他为何不来拜见我这位老大哥?

稿件特快专递寄来。一份译本打印稿,一份原书的全文翻拍,还有几份专家鉴定复印件。我只粗粗看一眼,就将它们装回了邮袋。那正是我为升副社长发力的时候,读者诸君,你们可以想见,我会为看稿而费神耗时吗?

这样过了三个月,小林又有快件寄来,那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们的一份长长的考证报告。大意是说,这册《无尽藏》写的是五代十国时期南唐末年的史实,大到时事兵事朝章奏疏,小到街巷方位民风土物,其描述无不与开宝六年(公元973年)那个特殊时日的实情相契合。即如书中出现的弥勒佛像,那也是佛教汉化之前的弥勒本相。总之,权威专家们已完全确认这部古书的真实性。

那天晚上小林又打来电话,那时我正在看着电视傻乐。小林先是确认快件已送达,接着就说起他对这部书的感慨。我忽然就有一种莫名的烦躁,我说我正忙着。他说何时忙完他再来电,我便随口说再过俩小时。

俩小时后小林再次来电。电话里传来户外的嘈杂声,他说因为我推迟了通话时间,他便先进城买些东西,天气预报说明后几天有大雨。这次他的语气明显地多了些恭敬。他说让我仔细看看那些专家鉴定,国内各大图书馆公藏均不见此书著录,因此应是罕见的真品,是难得的稀世孤本。他说确是难以想象啊,这册家藏古书明确记载,早在一千多年前,就有人架起了横跨长江的浮桥,这该是怎样的壮举!他说书中写到徐铉的棋书,那其实是围棋史上第一部棋战著作,而女道耿先生事迹也有台北故宫博物院的《耿先生炼雪图》为佐证。他也说到南唐周文矩的名作《重屏会棋图》,而此

书给人的启示是,北京故宫博物院那幅很可能只是仿作,美国弗利尔美术馆那幅才是真品。……

从收到稿件到他再次来电,这三个月间我压根就没看他的书稿,事实上,我已找不到他的稿件了。我也懒得找,也忙得顾不上。他忽然急着要收线,说是改天再来电聊,他说“前边像是有情况”。

就这样懒着忙着,命运之手却在暗中拨快了表针。一个多月之后的某一日,我突然接到上海一家出版社的来电,那位同仁并不给我以应有的客套,他的声音甚至带有明显的火气。他说小林已在去上海送稿途中遇害。

小林显然是不再对我有所期待。他应约带着原书和译稿去上海,也带着南北两京的专家鉴定。他在一条涨水的河边遇袭。他身中数刀跳到河里。那些书稿的纸页也散落在水中。河流湍急,警方最终未能寻获他的尸身,水草中却有几片古书的纸页……

若是那天我没推迟与他的通话,小林就不会碰巧撞见那强拆砸人的现场(那是别人家祖传的老宅),也就不会成为那起命案的证人,也就不会招致杀身之祸;若是我能主动地与他有些沟通,第二次通话就不会发生在那样一个子夜时分;若是我能及时看稿,他就大可不必再去上海送稿,也就不会死在那河里……

愧疚,自责,痛心,我用三个钟头在那些书稿堆中找出小林的邮件。我通宵一气读完这译稿,又比照那数十张原文图片勘对了半天。——我无以表述那种震撼和惊喜,我这麻木已久的心分明是又有了神秘的悸动。这译稿的扉页上居然是以西格夫里·萨松

的诗句为题记,这是小林大学时代最喜爱的诗句:“在我的内心深处,有猛虎在细嗅着玫瑰。”

这些照片上的纸页,霉点斑驳的纸页,这些纸页上的古文,蛙眼密布的文字,这便是得以幸存的原著文本。这文本就其体例而言,似是与太史公的纪传体一脉相承,而就其题材而言,又颇具唐传奇的色彩。中国最早的“话本”产生于北宋,在此之前,唐传奇均是以文言文写成。古代文言与现代汉语之间原本并非泾渭分明,小林只是对原文作了最低限度的译转,也可以说是一种复述。原著虽无标点,译本却也并未妄增一句。

我望着古籍版本学家们的鉴定报告发呆,这其中有我原先未曾留意的一页鉴定,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善本室原主任沈津先生的鉴定。沈先生跟随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先生三十多年,堪称是当今古籍版本学界国宝级的人物。小林在那页鉴定报告上特别注明,依据纸质、刻工和字体,沈先生看见原书的第一眼,一秒钟即断定其为明末版竹纸“麻沙本”。所谓“麻沙本”,主要是指历史上由福建建阳麻沙镇刻印的书籍。宋明时期全国有三大刻书中心:杭州刻印的为“浙本”,四川刻印的为“蜀本”,建阳刻印的为“建本”,又称“麻沙本”。“麻沙本”萌芽于五代十国,兴于宋,盛于明,亡于清,其中以宋明本成就最高,影响最大,历史上建阳刻印书籍数量居全国之冠,因而享有“图书之府”的美誉。建阳也是宋代大儒朱熹的故里。史载当年建阳有条五六百米的长街,那里家家都卖书,天下书商贩者如织。朱熹也曾在那“图书一条街”上开门面卖书,其著作中也留下了这样的“广告语”:“麻沙版书,行四方者,无远而不至。”

沈津先生也在评语中指出,宋版“麻沙本”如今已是罕见的古董,而大量的明版“麻沙本”虽在那场“文化革命”中被焚毁,民间却依然有不少留存的珍本,有“官刻”,也有“坊刻”和“家刻”。“坊刻”是为行销,“家刻”是为私藏,这部《无尽藏》当属“家刻”。

《无尽藏》确是“家刻”,此乃《建阳林氏宗谱》中的一册。

这册麻沙版《无尽藏》卷目有九卷,卷九有目无辞,而明版刻印者仍保留其卷号。这个明刻版目录也显示有序言,但序页已不复存在。

在原著翻拍本中,跋语的作者是明末士林领袖钱谦益。钱谦益(公元1582—1664年)字受之,号牧斋,晚号牧翁、蒙叟、聿骏道人、没口居士、绛云老人、东涧遗老、虞山老民,天下学者知与不知,皆称其为“虞山先生”。这位“文坛大宗伯”既是以诗文名天下的风流教主,亦是慧眼独具的史家和藏家,晚年他从无语堂偶得此书格外珍视,不惜重刻并亲笔题跋,且于文末联署二号,或许是因藏者谓其“原本为宋活字刷印”!小林信中特别指出,个中隐情抑或与“南京情结”有关。

我在故纸堆里寻找那座“石头城”,那是这部《无尽藏》事件和人物的背景。长江天堑。虎踞龙蟠。自东吴至民国,这座城市屡屡成为逐鹿者定鼎或偏安的首选地。秦淮西流,大江东去。千年之后的今日,栖霞山上的七级舍利塔依然是林仁肇改建后的状貌。那也是当今中国最高的一座舍利塔。那舍利塔上依然刻有《金刚经》中的那名偈:一切有为法,如梦幻泡影,如露亦如电,应作如是观。

一切如泡影,历史亦如是。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,那是怎样的一个大乱局!五代最后一个朝代是后周,十国最强盛的一个是南

唐(公元937-975年)。自烈祖称帝到后主降宋,南唐历先主、中主、后主三代,享国不足四十年。这与中国最早的帝国倒是有一比:始皇帝的帝国只有十五年!而真正可比之处更在于,秦朝和南唐都是仅传三世即覆亡。“前缘竟何似,谁与问空王?”

陆放翁在其《南唐书》中也曾发出这样的感慨:“唐有江淮,比同时割据诸国地大力强,人材众多,且据长江之险,隐然大邦也。若用得其人,乘闽、楚昏乱,一举而平之,然后东取吴越,南下五岭,成南北之势,中原虽欲睥睨,岂易动哉!”

“昔贤多使气,忧国不谋身。目览千载事,心交上古人。”在诸多有可能改变南唐命运的因素中,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是林仁肇。林仁肇之于南唐犹如袁崇焕之于大明王朝。他们都是“国之长城”,而末代帝王们总是惯于“自毁长城”。

南唐名将林仁肇(公元?—973年)是建阳人,《建阳林氏宗谱》是以林仁肇为始祖,而这部《无尽藏》叙写的是开宝六年那个中秋的旦夕祸变。原著叙事者名号不详,但其身份明确无疑就是林仁肇之子,就辈分而论,他应是这部林氏宗谱中的第二代。宗谱中本该有他的名号,惜乎这部分文字已是漫漶难识,纸页上满布指痕和黯淡的血印。

历史是胜者的清单,而真相存乎谎言的罅隙中,存乎个体的记忆中。借用瓦尔特·本雅明的话说,这部著作呈现的是“来自远方的亲身经历”,一种“命运的场景”。这场景笼罩在阴冷和虚浮的雾霾里,我在这雾霾和蜃景中看到了它的重现。科学家说福岛大地震缩短了地球的自转时间,而在古人这部《无尽藏》的跋语中,分明也有“日促月短”的慨叹。冥冥之中的印证,真使人不寒而栗!

一部尘封千年的书稿，一部私藏的“信史”。这是南唐一国的宿命和写真，也是所有朝代的预言和缩影。人去书留。这是书的命运，也是人的命运。小林说，他在先人的幻影中看见了自己的身影，这其实是一个大轮回，他说先人的志业就是自己的志业，先人的著作就是自己的著作。他说他要为历史作证，也是为自己作证。

有人说所有的河流都是同一条河流，我要说所有的死亡都是同一种死亡。一本书并不比一个人的生命更重要，而今生命已逝，这书稿便是他曾经活过的证据。我为小林作证，其实也是为自己作证。造化弄人，也在捉弄我这般蠢人。在我愚钝的想象中，那位林公子的形象俨然就是小林的形象。一个家族的千年基因究竟会有怎样的遗传？我在无限时空的幻觉中看见这重合的影像，这是我所见到的真实形象。如此确切的真实感，一如我案头的这部书。

有关可怜的小林的事迹，我所拥有的也只是这些传闻和感想，还有这些破碎的记忆。我本应去那个南方小城寻访一番，可对于大病初愈的我来说，当务之急是要将这个译本刊印行世，是要让更多人见识这部书。有心的读者想必能够体谅我，甚至也会因此感激我。我与你们分享这个故事，其实是为拯救一种记忆，一种弥足珍贵的记忆，这其实是我们对抗遗忘的唯一方式。至于我这位小兄弟，对于他的人品和遭际，你们不可能吝惜自己的同情，而待读完他的这部书，你们不可能不有所感悟。

作为这部书稿的编者，我自是诚惶诚恐，战战兢兢。小林译书，绝不妄添一句，鄙人编稿，更是不敢擅改一字。我深知好书比